

學門發展趨勢與展望： 哲學、語言學、藝術學

編輯部*

主持人：鄧育仁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）

與談人：米建國（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）

陳純音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）

王櫻芬（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教授）

主持人鄧育仁教授

謝謝大家來參與《簡訊》創刊 20 年紀念座談會，這是第二個場次。我們邀請了米建國教授、陳純音教授、王櫻芬教授來主講，接下來就把時間交給三位與談人。

米建國教授（哲學）

今天我所要談有關「哲學的發展趨勢與展望」，僅代表我自己的看法，未必能夠涵蓋所有哲學界的立場與觀點。

另外，我還加上一個副標題：「永遠的人文，不變的哲學」，作為我對於人文學與哲學的一個期許與註腳。

當今臺灣社會、一般人對於人文學的看法通常帶有一些緊張或張力（tensions），特別是在「哲學」這個學科之下，這些張力可以表現為以下的五個項目：(1)「精神」與「物質」之間的張力；(2)「古典」與「當代」之間的張力；(3)「國際」與「在地」之間的張力；(4)「理想」與「現實」之間的張力；(5)「理論（研究）」與「實踐（教學或產學合作）」之間的張力。

* 本文為現場錄音轉錄文字，經與談人審訂。

為了看出這些張力的起源，讓我們逐一檢視一般人如何對這些項目所進行的(隱含的)推理：

先從第一個「精神」與「物質」之間的張力來看：

- 一、因為「精神」與「物質」是不同的，
- 二、也因為一般人強調物質是重要的、並具有優先性的，
- 三、所以，在這樣的情形下，精神似乎是可以被拋棄的。

同樣的，對於第二個「古典」與「當代」之間的張力所在：

- 一、因為「古典」與「當代」是不同的，
- 二、也因為「當下」是重要的，具有優先性的，
- 三、所以，「古典」也可以被拋棄。

第三個「國際」與「在地」之間的張力所在：

- 一、因為「國際」與「在地」是不同的，
- 二、當「在地」現在在一般人的心中變得重要，並具有優先性，
- 三、所以，「國際化」可以被拋棄。(有時候這個情況也可以反過來)

第四個「理想」與「現實」之間的張力所在：

- 一、因為「理想」與「現實」是不同的(或不相容的)，
- 二、因為對大部分人而言「現實」是重要的，並具有優先性的，
- 三、所以，「理想」是可以被拋棄的。



圖一：左起王櫻芬教授、陳純音教授、鄧育仁教授、米建國教授

最後，有關「理論（研究）」與「實踐（教學或產學合作）」之間的張力所在：

- 一、因為「理論」與「實踐」是不同的，
- 二、也因為「實踐」是重要的，具有優先性的，
- 三、所以，「理論」是可以被拋棄或被忽略的。

以上這五個論點，可能可以算是一般人對於人文學或哲學的緊張或張力的來源所在。

接下來，我們可以開始對這些緊張、張力或問題的出現進行「診斷」（Diagnosis）。在剛剛的實踐推理當中，有幾個基本的問題會出現：首先，精神與物質真的可以被二分嗎？古典與當代可以被切斷嗎？國際與在地可以被分離嗎？理想與現實可以被對立嗎？理論與實踐可以被切割嗎？這是個初步的診斷。當然，如果前列的二分與切割不曾出現或並不存在，接下來就沒有比較兩者優劣的問題。但是如果真的可以把上列五組的兩者之間，兩兩分開，接下來我們還是要問自己：物質真的比精神還重要嗎？當下真的比古典重要嗎？在地真的比國際重要嗎？現實真的比理想重要嗎？實踐真的比理論重要嗎？

經過這些逐步的診斷，我們應該可以判斷，究竟我們所看到的張力或問題，是一個真問題（Genuine Problem）？還是只是個偽問題（Pseudo Problem）？這裡就需要仔細去診斷一般人的預設想法或是價值評斷。

做完診斷之後，接下來繼續要看如何「治療」（Therapy or Treatment）。「治療」似乎是個醫學或心裡學上的用詞，但是二十世紀著名的哲學家維根斯坦（Ludwig Wittgenstein, 1889-1951）曾經強調，哲學本身是一種「語言的治療」。我覺得不論是人文或哲學，面對當前的環境，除了可以去診斷一些問題之外（這個診斷不僅僅是像醫生對病人，或是不僅只是對別人做診斷），也應該對自己做一些診斷。經過仔細的診斷，如果它是一個 Genuine Problem，那麼就要設法去解決問題，可是如果它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，而是一個 Pseudo Problem，那麼你根本不需要「解決」這些問題，否則應該思考如何去「解消」這些問題。

我想傳統以來，中西皆然，一般對於人的看法，好像總預設有一個精神的成分（mind）存在，再把它和物理成分（body）的部分加以區分。傳統並且總是把心靈予以內在化（心靈是內在於身體的），mind 跟 body 是對立二分的。

最近臺灣很多人已經在從事「具身性」（Embodiment）的研究，不論在認知科學或心理學的研究領域。哲學家對於人類心靈認知這一塊，也已經逐漸走向一種 Embodied cognition（具身認知）的想法。從二十世紀末、二十一世紀初，最

早由 David Chalmers 和 Andy Clark 兩個人所提出來的想法，把具身認知又向前推進一步，也就是如果我們的認知可以從內在加以具身化，為什麼它不能夠被 Extended (擴延) 到身體之外？所以他們利用最新的認知科學研究，告訴我們其實認知的過程並不僅僅發生在我們的大腦和身體以內，進一步地，我們的認知過程包含身體運動，也再更進一步包含認知的對象本身。我們認知的對象，也可以變成認知過程的一部分。所以這裡有一個比較原型的「擴延認知」(Extended Cognition) 的想法。在哲學的知識論發展中，也已經逐漸發展出「擴延知識」(Extended Knowledge) 的觀念。未來在心靈哲學或具身化的心理學想法之外，也許還會繼續有「擴延心靈」(Extended Mind) 的最新看法出現。這個發展將使我們逐漸走出傳統的藩籬，透過 Cognitive Integration (認知整合)，我們將期待 Mind 如何被 Extended。一個人的身心區分將不再那麼明顯直覺，而心物的區分也將逐步被拉近。

長久以來，由「精神或心靈」與「身體或物質」的區分所帶來的張力，也許在「擴延的認知」、「擴延的知識」、與「擴延的心靈」的最新發展趨勢下，問題可以自然地被解消。

陳純音教授 (語言學)

語言學屬於科學範疇，到底在研究什麼？簡單來說，只要是跟語言相關的，都是語言學家好奇也想要分析的，所以語言學可以探討的議題相當多，譬如說，每個人的語言表現跟語言能力不一定相當，有學者會去關心這議題。也有學者會能探討教師教學使用的語言，是規範性還是描述性？母語習得與外語學習之間有何差異？甚至手勢、手語的使用也是值得探討的議題。還有動物語言是否也有規則可循呢？人跟人在不同場域互動時，用詞的區分涉及語言、社會和思想等面向。這些林林總總都是語言學家感興趣的議題。

徐嘉慧、何萬順、劉昭麟三位老師剛完成人社中心的「語言學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」，在 2016 年底也出版了《語言學門在台灣：現況與展望》，所以今天的座談，我就分享他們的研究發現，也加上我自己的一點看法。

一、次領域的發展趨勢

語言學門可以大略分為語言學與語言教學，而語言學可分成理論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，其實語言教學也屬應用語言學，但在語言學門內，語言教學是大



圖二：陳純音教授

宗，因此徐嘉慧老師的研究團隊將次領域分成一般語言學、應用語言學、語言教學。

（一）一般語言學

調查報告提到一般語言學發展趨勢包含：(1) 句法學的類型學研究；(2) 完整理論模式的建構；(3) 語音與音韻研究的科技化；(4) 自然語料為基礎語意學研究；(5) 手勢、手語、大腦與演化研究。從發展的趨勢顯示，語言學已不再堅持本位主義立場，學門裡已經有進行跨語言與跨領域的研究，如屬句法領域的學者開始留意跨語言研究，梳理語言類型。屬功能領域的學者，也開始加強與內部各次領域之間的對話與結合，朝向建構完整理論模式。語音與音韻研究部分，逐漸需要具有處理多元語料的能力，自然語料對基礎語意學研究的重要性也有日漸增加的趨勢。最後，在手勢、手語、大腦與演化研究方面，這幾年也漸受重視，有穩定的發展趨勢。

（二）應用語言學

這個次領域包括心理語言學、認知語言學、腦神經語言學、社會語言學、計算機語言學、翻譯學。前瞻議題有：(1) 語言與老化研究；(2) 語言習得研究；(3) 大數據的應用語言學研究。語言與老化研究方面，比如探討用詞或句法結構是否有退化，言談篇章及語用是否有跳躍等情況。心理層面，老化涉及神經語言學、心理語言學、社會語言學、計算語言學等諸多次領域，須與醫學、心理

學、人類學、教育學、科技研究跨域合作的專家學者合作一起探討此一議題。在語言習得研究方面，語言生命歷程包含語言萌芽期、語言成熟期、語言老化期，目前可看出擅長各階段的研究者，也開始想了解其他階段的研究，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。大數據的應用語言學研究方面，則是透過資工領域學者的協助，從網路資料搜尋中去分析文本，這類研究可以讓人有驚豔感，而研究深度、廣度、角度也開始與傳統不同，具創新性。若能建置語料庫，對語言教學也具應用性，讓教學研究事半功倍。

(三) 語言教學

語言教學有兩個前瞻重點：(1) 自學、科技與翻轉：以往傾向填鴨教學，現在朝向自學、翻轉教室、翻轉學習。翻轉學習的 3C 重點包含：Content (內容)、Curiosity (好奇)、Connection (師生關係)，我想再加 2C，變成 5C，即 Confidence (自信) 和 Creativity (創意)，在學習中培養自信與創意。此外，還有 3E：Entertainment (娛樂)、Education (教育)、Empowerment (增能)，其中「教育」學生有思辨能力是必要的。(2) 前瞻的華語教學：華語是我們跟國際接軌很重要的領域，譬如，配合新南向政策，我們可以招收南亞國家的學生來臺學華語。此外，前瞻的華語教學也應該是翻轉，不再是傳統的講述，教學內容也涉及我們對臺灣華語的重新定位。

二、語言學門整體研究發展趨勢

語言學門整體研究發展趨勢有四：第一是跨領域，包括自己學門內部的跨領域，與其他學科的跨科際研究。第二是形式學派與功能學派的整合。第三是自然語料與個別差異的研究，質相對於量也開始受到重視，凸顯語料庫建置的重要性；手語研究、口語研究與兩者的整合；甚至擴展到習得和老化。第四是研究工具與研究成果的多元化，指的是出版電子書，另外是「開放取用」(open access) 成為主流，研究素材含語料庫、GIS、語音、影片及其他視覺化 (visualization) 與多媒體 (multimedia) 等等工具，也逐漸受到重視。

三、未來展望

綜合來看，語言學門未來展望應該可說有三個重要趨勢和六個關鍵詞。三個趨勢，第一是各次領域的內部整合 + 學門整體的內部整合。第二是學門內跨

次領域研究+其他學科跨科際研究。第三是語言學研究的工具化+經世致用的多元應用。六個關鍵詞包括：跨領域（interdisciplinarity）、整合（integration）、自然語料（naturally-occurring linguistic data）、科技（technology）、多元（diversity）、翻轉（flip）。

最後，我個人認為的熱門趨勢有機器人的語言世界、毛小孩的語言、族語的重振及語言的歷時與共時等。機器人的語言世界跟科技潮流有關；毛小孩的語言可和獸醫系合作；族語的重振也是本土語言在臺灣的保存指標；要對一個語言有全貌性的了解，同受到關注其歷時與共時是必要的。

王櫻芬教授（藝術學）

藝術學門涵蓋音樂、舞蹈、戲劇、美術、設計等，今天將針對我自己的專業領域「音樂學」，來跟大家分享我所觀察到比較重要、而且跟臺灣比較相關的整體發展面向。首先，我將音樂學的主要發展趨勢歸納為以下四點：

- （一）東亞區域整合、全球重心東移（去歐洲/西方中心）
- （二）全球音樂史、歷史/民族音樂學的整合（去歐洲/西方中心、去邊界）
- （三）聲音研究、演奏研究、唱片工業、歷史錄音（去視覺中心、去作品/作曲家中心）
- （四）數位音樂學（digital musicology）、音樂資料庫



圖三：王櫻芬教授

第一點，所謂東亞區域整合、全球重心東移，基本上就是反映音樂學去歐洲／去西方中心的發展。臺灣各校音樂系學習的內容以西方音樂為主，學非西方音樂則稱作國樂系或傳統音樂系。長期以來，對於音樂的學習總以西方為中心，但最近有一些轉變。以國際學術組織為例，過去可能要到歐洲、美國參加國際會議，不過近年來開始出現區域性組織，例如我們在 2006 年組成國際傳統音樂學會 (Interan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) 下的東亞音樂研究群 (Musics of East Asia Study Group)，2011 年我們又成立國際音樂學會 (International Musicological Society) 的東亞分會 (East Asian Regional Association)。今年國際音樂學會，也首度在亞洲舉辦五年一次的世界大會，並首度選出亞洲人士擔任總會長。

第二點，所謂全球音樂史以及歷史／民族音樂學的整合，就是反映過去以西方為中心的傳統已經慢慢被打破。在全球音樂史研究部分，英國牛津大學名譽教授 Reinhard Strohm 最近做了大型研究計畫 “Toward A Global History of Music”。Philip Bohlman 為劍橋大學主編新書 *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orld Music* (2013) 也是另外一例。國內楊建章老師也跟 Kiel University 的 Tobias Janz 教授合作了「文化空間與全球現代性：從東亞和北歐觀看現代性的音樂情境」計畫。

第三點，就是打破過去以視覺為中心認識世界、或思考世界的方式。過去非常強調作曲家、作品和樂譜，但從 2004 年起，我們把十九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所累積的大量唱片、錄音挖掘出來，變成新的研究對象和材料。例如，英國劍橋大學 Nicholas Cook 教授成立了 CHARM (Center for the History and Analysis of Recorded Music)，這是以音樂演奏分析作為主體的大型研究計畫。民族音樂學家也不再以田野採集音樂為研究素材，開始回顧前人留下來的錄音。我在 2008 年就做了「戰時臺灣的聲音 1943 黑澤隆朝《高砂族的音樂》復刻—暨漢人音樂」。過去大家對於音樂的概念很抽象，現在把它擴大到聲音，很多人開始去思考聽覺在人的世界跟歷史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，包括生態學、地理學、歷史學，不同領域的人都可以從視覺以外的其他感官去了解人的經驗和歷史，也讓音樂學和其他領域有了更多的對話。其中一個發展，便是聲音生態學 (Acoustic ecology)。比如身處熱帶雨林的人在認識環境時，聲音是讓他知道自己在哪裡的一個重要指標，於是生態音樂學 (Ecomusicology) 慢慢成為新的研究領域，而第一篇提出 Ecomusicology 詞彙的文章，出現在 Nancy Guy 的 “Flowing down Taiwan’s Tamsui River” (2009)，主題是探討淡水河，所以臺灣在 Ecomusicology 裡有一個特別的位置。

第四點，則是數位科技所帶來的影響。我們如何利用數位科技、電腦來輔助我們進行音樂分析？Stanford 在 1980 年代就成立一個中心 (Computer-Assisted Research of Humanities) 來推動，後來慢慢發展成 Music Information Retrieval (MIR)，中文翻成音樂資訊擷取，這是結合音樂和資訊工程人員所發展出來的新領域。一般我們是用打字做搜尋，但在 musipedia 網站，便是利用音樂去搜尋相關的資訊。另外，如果你對某個旋律很熟悉，但是不知道歌名、曲名，可以利用一些 APP，例如 soundhound、shazam 等等，藉由輸入一段旋律幫你找出來，甚至附上 youtube 音樂連結。又或者像 Music recommendation system，如 Last.fm 和 Pandora Radio 會依據你的情緒反應推薦不同類型的音樂。而在 MUSIC&memory 網站，研究人員發現讓失智老人聽他年輕時熟悉的音樂，可以喚起他很多回憶，甚至讓他突然開口說話或唱歌，於是成為一種音樂治療。

音樂已經充斥在我們的生活中，像手機鈴聲就是音樂，而音樂串流服務，如 Spotify、Applemusic、kkbox 等等，也已經改變我們聆聽音樂的習慣。在音樂分析方面，Sonic Visualizer 軟體就是資工研究人員跟音樂學家一起發展出來的，協助我們做很多以前無法做的分析。很多地方也開始做老唱片資料庫，像新加坡國家檔案館上禮拜剛剛公布新的資料庫 Audiovisual and Sound Recordings；臺灣師大做了日治時期臺灣曲盤數位典藏計畫；臺大也做了復刻經典——78 轉數位唱片化。這些唱片保存了臺灣 1950 年代以前的聲音，經由這樣的整理和挖掘，也讓我們對於以前的聲音有了更多的認識。